

新观察

生活在疾驰 我们在行走 人民在注视

□蒋巍

行走在山水间,大地就是时代的剪影和脉动。

踏上青藏高原,伸手就能敲响地球的天窗;登上黄土高坡,远处传来的信天游饱含泥土的芬芳;走进东北农家院,从老辈闯关东到南下打工仔,几代人悲欢直奔心头。板凳上的茶水放凉了,茶壶里的风暴仍掀起阵阵波澜……真正有筋骨、有力量的文字,从来都诞生于脚下这片鲜活滚烫的大地。

许多年了,我像被岁月打磨磨亮的老犁杖,在大江南北、山区乡村留下深耕的印记。我住过东北的草房、陕西的窑洞、贵州的山寨、新疆的农场、江南的渔村,如同生命的翻页、激情的奔流,每一天都是新鲜的、兴奋的,甚至还有一点小骄傲,因为经常会在人间烟火和僻远村落发现动人的故事。我始终坚信,原创灵感不在书斋孤灯下,而在每一寸人间烟火、每一步山河丈量里。唯有脚步不停、贴近生活,才能定格独一无二时代与人心,捕捉最本真的感动,孕育出独属于自己的创作力量。

千百年来,农村就是中国的表情和牵挂,记忆就是历史的窗口和来路。我至今记得,我下乡到北大荒后没几天,就下地扶犁了,那东倒西歪的样子让乡亲们哈哈大笑。那个年代的日子很艰辛,锅里常是清汤寡水、半米半糠。我曾写过黑龙江有名的“光腚屯”,公社时期妇女缺衣少穿,白天不敢出门,男人腰间只能围一条化肥袋子或破麻袋下田,有啥事生产队长站地头一喊,庄稼地里顿时响起一群黑黝黝的光腚汉。包产到户以后,日子渐渐亮堂了,家家大锅大碗大炕,大鞋大褂大酱缸,大饼大肉大炖菜。屯里的大姑大嫂大姑娘对自己的衣着也下了狠手,粉红杏黄蓝花花,什么颜色都穿在身上。她们天天顶着大日头干活,脸都晒黑了,只亮着眼白和一口白牙。

前不久,我又去了黑龙江的“光腚屯”。穷困年代那些乱糟糟的柴火垛、东倒西歪的泥坯房,早已不复存在。放眼望去,一排排独门独院的红砖大瓦房,抓阄排号的村民已住进一多半。我想找乡亲聊聊,可那些养畜大户、农机大户、运输大户、家庭农场主,主人多半不在家。我问一位女大学生村干部:“他们都忙啥去了?”姑娘笑着说:“现在谁还在家待着,人家在外地发一条微信,粮食就进了加工厂,款项就转入了手机。”我乘车到一望无际的大田转了转,几乎看不到人影,连那些吃苦耐劳的老黄牛都很少见了,倒是贵妇般的黑白奶牛多了。转过一处缓坡,赫然发现十几位妇女正在一片菜地劳作。年轻姑娘头顶大草帽,手戴线手套,用墨镜和纱巾把脸遮得严严实实——现在村里的女人们也讲究防晒了!

这些来自人民生活的小细节,虽然琐碎,但意义都在大时代。而原创的可贵,正在于俯身拾起宏大叙事里那些细微的回响,让文字摆脱刻意雕琢的生硬、陈词滥调的重复,真正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自脱贫攻坚伟大工作开展以来,我翻山越岭,进村入寨,和乡亲们聊起新变化,东家长西家短,有说不完的话题。比如工作队动员移民大搬迁,可说哭了乡亲们都不肯走,那就派大客车拉老乡到新城区、新农村去参观,那里的楼群已拔地而起,水电路直通家门。我曾跟着位贵州农妇进了新家,灶台已经摆上了青菜,她脱口而出:“没想到幸福生活来得这样快!”在新疆,大漠戈壁、民族新村变成一块块绿洲,走进牧

◆来自人民生活的小细节,虽然琐碎,但意义都在大时代。原创的可贵,正在于俯身拾起宏大叙事里那些细微的回响

◆作家和艺术家,是天下最个体化的劳动者和职业。什么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要求?就是创新与独特,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



民家园,葡萄架成了遮阳棚,苹果梨能砸脑袋上;在青藏高原,牧民们不再骑马,而是开着越野车去放羊了;在云南,一些远村老寨已变成风情小镇,挂在山坡上的吊脚楼,栏杆上不时飘起水灵灵的蓝花布。行走中如果看见一两间老棚屋,那一定是村民留下的村史馆。在那里,可以看到历经沧桑的老犁杖、缺了算珠的老算盘、密密麻麻的老账簿。在陕北黄土高坡,说起干旱缺水,老人说,当地人一生只洗三次澡,一是出生,二是结婚,三是出殡,现在自来水直接进厨房了;在开门见山的贵州,如今高速、公路成了穿山越岭的弯弯绕,贵州也因汇聚了壮阔宏大的现代桥、晃悠悠的铁索桥、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木廊桥,而被誉为“世界级的桥梁博物馆”;在北大荒,中国最大的黑土耕地上,一眼望去几乎见不到人影,只有数台大型红色农机在绿海中劈波斩浪,突突挺进。

当然,搬进新城区新农村,也有老乡发愁的事。比如爷爷奶奶经常记不住楼号,找不到家;不少老人不会开防盗门,不会用燃气灶,进超市还在数硬币。这些琐碎事情只能靠大学生村官随叫随到。在拉萨,遇到一位已经安家落户的西安女大学生,问她为什么来这里,她笑说:“人往高处走嘛,西藏比陕西高,而且这边人少清静,没竞争,地方还有补贴,做梦都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方!”

这就是我许多年行走的感受。一次次出发,一次次记述,一次次感动,虽是老骥,并不伏枥。因为我深知,只有贴近生活,才能让作品拥有独一无二的灵魂,拥有原创的底气与分量。常常,和老乡说到欢快和幽默,我哈哈大笑;说到动情时,我忍不住泪下,高喊“拿纸来!”入夜,在键盘上敲字,激动时就像山崩地裂,每个字都是砸上去的!

生活给我以源泉,我报生活以激情。青年时代我写过诗、小说、散文,但作为记者,我

渐渐发现,上述文学样式装不下我遇到的那些民族精英、仁人志士。我甚至觉得,如果不能真实生动地写出他们以身报国的崇高情怀和动人事迹,我对不起这个时代,对不起这些英雄,也对不起我自己。

在我看来,人生各有各的经历和体验。勇者领着命运走,弱者跟着命运走,喜怒哀乐,人间百态,但最美好的情感就是感动,被青山绿水感动,被山乡巨变感动,被人世间的真善美感动。谈笑间,灵感如山间飞瀑汹涌而来;写作时,文字如春泉潺潺,绿了时光也绿了心田。正是气象万千、生机勃勃的新时代,让我一次次上路采风,不断投入新的创作。试想,作家的书房是很少变化的,连台灯和笔筒都不变。倘若长时间地足不出户,只是沉溺于自己的苦思冥想和“阳台写作”,那些来自广阔生活的激情和想象力,也许会变成纸花,更像鸡画蛋小人儿,也太没意思、没意义了。

网络时代,文学的受众已经前所未有地扩大甚至“全球化”了。生活在疾驰,我们在行走,人民在注视。作家和艺术家,是天下最个体化的劳动者和职业。什么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要求?那就是创新与独特,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。如歌德所言:“生活就像上帝的作坊,它比所有作家艺术家都伟大和更富有想象力。”哲学家还告诉我们一个真理:“人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。”如果是一方静水,那就是死水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原副主任)



评论

新时代以来,报告文学作家扎根现实、潜心创作,不断锤炼脚力、眼力、脑力、笔力,付出的辛勤与坚守有目共睹。步入人工智能时代,这一以真实性为生命的文体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,不仅大有可为,更能大有作为。阅读余艳报告文学《与鹤一起飞》之后,我忽然有了一种感觉:AI的智能化再高,也无法完成报告文学的写作。因为,报告文学是“体力+智力”的写作,这种感受主要来自以下五个方面。

第一,这是诗意的书写,是一次有难度的写作。余艳在书中说,这是一场与自然、科技、生命、精神的真诚对话,也是她创作生涯中,科学与诗意融合最艰难的一次,却也成为她跟着白鹤去飞翔的一次最丰盈、最浪漫的旅程。在这样的创作状态中,余艳用她的赤诚完成了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,在科学严谨中找到了诗意的光芒。

第二,这是行走的书写,是一次有广度的写作。都说报告文学是“行走的文学”,但我认为,这里的“行走”不仅是身体上的,更是心灵上的、精神上的同频共振。余艳历时三年有余,奔走追踪白鹤的完整迁徙路线,潜心打磨创作。她的考察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启程,完成了填补空白的田野探访;一路历经莫莫格的栖息停留、松江平原的迁徙接力、黄河三角洲的蓄力休整、洞庭湖的生命沉淀,直至鄱阳湖的振翅高飞。这漫漫万里征程,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跨越,更是精神境界的升华;是作家与白鹤相伴同行的心灵契合,是文学与自然相融共生的双向奔赴,更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与厚德载物的生态情怀的生动书写。

第三,这是生态的书写,是一次有深度的写作。白鹤是拥有数千万年演化史的珍稀物种,堪称生态活化石。其野生种群从低谷濒危的三百余只,逐步恢复至几千只,这是足以载入史册的生态奇迹,也是中国为全球生态保护做出重要贡献。在这场生态文明守护行动中,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人与事:其中既有科研工作者、野生动物保护专业团队,也有摄影爱好者、广大志愿者,还有普通农民与市民。《与鹤一起飞》记述了S25、红红、419、小白、小雪、飞飞等多只白鹤的救助故事。作品看似写鹤,实则深情刻画了一群为爱护野生灵的护鸟人;它细腻呈现人与鸟类相依共生的联结,阐释生态平衡的深层逻辑,书写人类爱鸟护鸟的温暖传奇。说到底,《与鹤一起飞》谱写的,正是一曲人类与白鹤相伴共生、万物同心相守的生命传奇。

第四,这是人文的书写,是一次有温度的创作。这部作品没有停留在对人和事的呈现,而是同时把读者带入了科普与历史相融通的艺术现场,把中华文明中的“鹤鸣于九皋,声闻于野”的鹤文化融入书中,让现代人感受到“万物各得其和以生,各得其养以成”的生存智慧。无论是徐秀娟一家三代接力保护丹顶鹤的故事,还是张厚义从“打鸟王”变身“洞庭鸟王”的故事,都是鹤与人的双向奔赴。这些故事已经不是新闻了,但今天的重述、重读依然让人震撼,有着穿越时空的人文魅力。这就是文学的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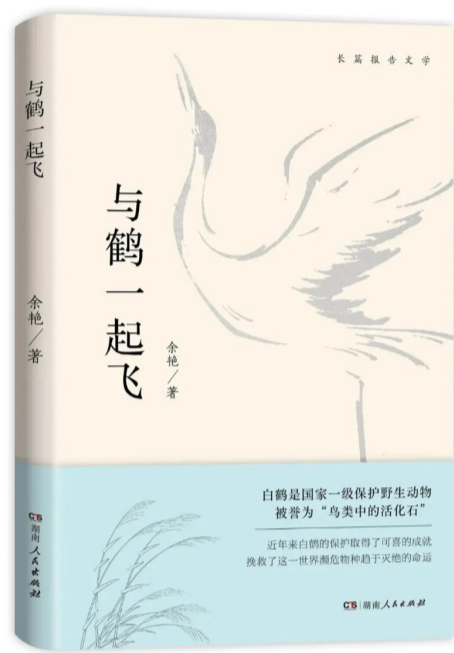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,这是承诺的书写,是一次有高度的写作。白鹤的万里迁徙,余艳的万里追寻,都是万物共存的承诺。正如法国导演雅克·贝汉在纪录片《迁徙的鸟》中所说:“候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。”白鹤用翅膀为中国的生态文明投下了“信任票”,余艳也用6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份庄严的文学承诺。余艳用爱和行动,书写着这个伟大又美好的承诺。这是白鹤万里迁徙飞翔的高度,是精神的高度,是文明的高度,也是文学艺术的高度。

(作者系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、作家)

续写美丽的承诺

——评余艳报告文学《与鹤一起飞》

□丁晓平



《与鹤一起飞》,余艳著,湖南人民出版社,2025年12月

短评

一座镇,一张纸,一段百年往事

——评王芸长篇小说《纸镇》

□周其伦

在文学创作愈发注重地域文化深耕的当下,江西作家王芸的长篇小说《纸镇》以其厚重的历史质感与鲜活的生命图景,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这是一部植根于赣东北大地的作品。它以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河口镇为原型,将连四纸制作技艺作为叙事纽带,用百余年间几大家族的命运沉浮,编织出一幅纵贯清末至2018年的民族精神画卷。

地域文化的深度开掘,是《纸镇》最鲜明的艺术特色。在文学创作中,地域文化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标识,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。多年来醉心于非遗传承主题的作者王芸,因撰写手工竹纸与鹅湖书院的作品几度与铅山结缘,数次实地采访的经历让她得以深谙这片土地的文化肌理。对《连四纸之乡铅山记忆》《文化铅山》等书籍资料的研读,更是让她对河口镇的历史沿革、商贸兴衰与民俗风情有了深入了解,进而产生创作的冲动。田野调查式的创作准备,使《纸镇》有坚实的文化根基与历史依据。

“铅山惟纸利天下”,明代县志的记载道出了当地的产业特质。王芸将这门历经72道工序、耗时一年方能完成的非遗技艺,融入到家族兴衰与时代变迁这一宏大叙事中,使小说富有文化内涵而又不失生活的丰赡。小说对连四纸制作流程的细致描摹,不仅展现了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,更将其升华为一种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。千年不腐的手工竹

纸,既承载着纸商家族的生计与梦想,也见证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韧性。与此同时,河口镇作为“货聚八闽川广,语杂两浙淮扬”的千年古埠,其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也在小说中得到生动的呈现。纸商上商家族、秦家与茶商罗氏的情感交织与互动,栩栩如生地构成了地域商贸文化和颇富文化风情的鲜活图景。作者对地域文化元素的深度挖掘与艺术转化,让《纸镇》具有鲜明的辨识度与独特的审美价值。

宏阔叙事与微观书写的有机统一,构成了《纸镇》的叙事张力。作为一部时间跨度逾百年的长篇小说,王芸要着力处理宏大历史与个体命运的平衡问题。小说以秦家、上官家等纸商家族与罗氏茶商家族命运作为故事情节铺展的主线,通过秦元生、秦悦然、上官文举、张银子等核心人物及其后代的人生遭际,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、战乱年代的生存挣扎、和平时期的发展转型等各个重大的历史节点串联起来。这种以家族史映照民族史的叙事方式,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泛,又摆脱了个人命运书写的琐碎,实现了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。

《纸镇》的人物塑造也可圈可点。作家并未将角色简化为历史符号,而是赋予其鲜明性格与完整生命轨迹。秦元生元生的执着、上官文举的两难、张银子的逆袭、张忆心的革新,皆立体可感。个体悲

欢与时代浪潮同频共振,于清末苛政、战火动荡、改革开放等历史节点中,既呈现民族百年沉浮,也书写个体生存智慧与精神抉择,宏阔叙事与微观书写相融,使作品兼具历史厚度与人性温度,富有艺术感染力。作品对人性的挖掘较为深刻,利益诱惑前的坚守与迷失、恩怨纠葛中的释怀与执念、时代变革中的突破与守旧,皆被冷静呈现。人性的复杂多面在人物身上交织拉扯,既让形象愈发真实饱满,也引导读者思考生命本质。作品所彰显的坚韧意志、诚信准则、文化传承与家国情怀,使其突破了普通家族小说的格局,拥有了更为深邃的精神维度。

王芸巧妙地将“纸”这一核心意象贯穿全文,既作为物质载体推动故事发展,又作为精神符号承载着“纸”文化的内涵。比如连四纸的制作工艺,隐喻着人生的磨砺与成长;纸张的坚韧特质,则象征着民族精神的不屈不挠;纸张的书写功能,暗合着历史记忆的文化传承。意象的巧妙运用,让小说的叙事更加凝练而富有韵味。

《纸镇》将连四纸制作技艺走进更多读者的视野,既传播了传统文化知识,又增强了文化认同感。小说中展现出的传统技艺在现代社会面临的传承困境与发展机遇,也为当下的非遗项目保护提供了深刻的思考。

(作者系作家、评论家)

创作随笔

深情何以表达

□周瑟瑟

人到中年,父母离世,情感渐渐沉淀,心境发生了很大改变。我看到的尘世越来越清澈,河流缓缓流淌,满目云霞涌动,写下的诗如滚烫的沙石,捂在我的胸口,我喜欢贴着心跳的诗歌。

《林中鸟》是我的最新诗集,收入短诗、长诗、组诗与诗剧144首。“深情何以表达”是这部诗集要回答的问题。近年的写作让我更加意识到什么是“生命意识”。写作与生命的每一寸肌肤息息相关,每一个字都源于我的呼吸。第一辑是写父母的作品,父母转身离开了尘世,而他们的生命在我的诗里延续。写作42年,我已经从语言里找到了生命的存在,这是写作对于生命的意义。我甚至不敢重读《睡在父亲离世的床上》这首小长诗,因为诗里有太多生死离别的场景,也有我童年与少年所经历的家庭往事。我用独白的方式向逝者倾诉,往事一幕幕如微电影在眼前重现,让人心碎。深情何以表达?泪水已被语言擦净。我的诗的生命因为亲人的离世而永生,这是人世间最残忍的一件事。现在我才体会到诗人聂鲁达在《今晚我可以写出》中写下的诗句:“相爱是那么短暂,相忘是那么长久。”(黄灿然译)

第二辑是写人与土地的关系。只有人到中年,离开故土四处漂泊多年之后,才能体会到人与土地的关系。土地是生命的根,这些诗写下来成了生命的倒影,从诗里我能清晰地看到时光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。每一首诗都仿佛悬空拔起的根,虽然悬置在半空,但诗的根还连着新鲜的泥土,滴着雨水。揭示人与土地的关系,需要写作者经历漫长的生命体验。当我回到故乡的河边,跟随老水牛渡河来到一处破败的院落,我在倒塌的土墙上发现鲜活的面容。时间在那一刻倒流,诗歌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,站在远处静观我与土地之间的对话。

第三辑《邮车准时开来》写时间的流逝。诗是生命的感叹,是时间的一声问候或叹息,我通过诗来挽留时间的

流逝。在诗里,时间可以看得见、摸得着、闻得到。《桂花房间》是一首气味之诗,不同地方的香气都抵不过小时候的桂花香气。《黄土路尽头》里的时间是一枚“小小的月亮”,《马的体温》最后写到“水汪汪的马眼是最后的光亮”,这是我看到的时间。

诗是体验,诗是经验。诗人体验时间的具体变化,获得人、动物与自然的经验。我时常写到动物,我渴望被屋顶上的鹤看到,成为它的朋友,“如果被它看到/也就有可能被它理解”。在《鹤湖的朋友》里,我认为鹤是“经验的化身”,做梦都想它能“带着我飞回古代的池塘”。诗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,这是我得出的结论,将抽象的诗写具体,也是我写作的要求。

第四辑《唯见长江天际流》是一部小诗剧,以梦幻的方式,将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,书写不同时代的人的友情。让李白、孟浩然与我们一同在诗的舞台上登场。每个人的内心独白,道出古今多少事。我们围坐一桌,吟诗饮酒,感受当代生活在诗与酒中的戏剧性欢乐。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流动的叙事,我们与历史中的面孔,重回舞台中央,幻觉与现实交织,难分彼此,酒酣诗热,不知身在何处。

第五辑《向杜甫致敬》是写杜甫的组诗。为杜甫的一生写一组诗是我的愿望。公元770年冬,年仅花甲的杜甫在我故乡湘江的一条船上溘然离世。我无数次假设,如果自己是与他同时代的诗人,是否可以有缘留他在家中住宿?他是否可以写下更多的诗篇?历史不能假设,一个当代诗人“向杜甫致敬”,意味着向历史致敬,向不朽的诗篇致敬。写下这一组诗,那种畅快淋漓的感受,让我沉郁的心得到了慰藉。

深情何以表达?通过这部诗集,我对爱、时间与历史,基本有所交代。真诚地袒露我的灵魂,诉说我的灵魂,向时间说出我内心的秘密,向历史交出爱的态度。(作者系诗人)